



# 城市楼顶的土

□李晓

在城里，而今遍布着我老家的乡亲。曾经，我与他们住在一个村子里，贫寒岁月中，与村里人的关系不冷不热，就如一群栖息在同一个林子里的动物，往往为食物发生争斗，乃至发生流血事件。乡人们也一样，匍匐于一块土地上艰辛求食，也常常为了土地上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，所以乡人们之间的来往，往往有着相互戒备与提防。

18岁那年秋天，我在城里谋得了一个饭碗，在乡人们眼里，还是铁饭碗。离开村子前夕，我妈宰杀了一只羊、两只母鸡款待村上乡人。堂伯帮我理了一个宴请的乡人名单，我挨家挨户去请，带着小心翼翼的神情与谦卑姿态，仿佛我不是去请客吃饭，而是去找他们借钱。被请的大多数乡人都来了，宴席上，乡人们吃饱喝足，饱嗝声声。席间，一个乡人半醉神态来给我敬酒：“在城里单位好好干啊，千万不要成为贪污犯坐牢里去了。”众人大笑。乡人这样嘱托我，因为村子里是有先例的：有一个乡人，在城里一家单位是一个负责人，就是因为贪污罪判了刑。

进城后，我对老家有着复杂微妙的情感。每次回去，我都尽量不打搅乡人，与他们保持着恰当距离。

到了一定年纪后，我发现自己对故土的消化，是没有一个强大的胃。等我的胃，像吃红薯一样把对故土上发生的一切消化吸收以后，我对故土老家、乡人们也有了足够的理解力与包容量。

那年，老家村子因为一个重点工程而整村拆迁。首先通知我的，是乡人宋大叔。宋大叔是老家村子里的老会计。宋大叔这样对我说：“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再不回来看一眼，就全没了。”

我赶回村子，看到轰鸣的挖掘机如怪兽一样伸出巨大手臂，扑向房屋、树木、老井、渠堰、池塘，烟雾阵阵中，老家绿浪滚滚的土地化为废墟。我看见，一头老牛突然发怒一般冲向昂叫着的挖掘机，它似乎是要捍卫自己的家园去与这头怪兽搏斗。一棵皂荚树被挖掘机连根拔起，一个乡人摸着倒下的树身，双腿直颤，嘴里喃喃，眼噙泪花。乡人见了，扑过来抱住我抽动着身子，我听说：“我也要跟你一样进城了。”

被拆迁的乡人，实行的是货币安置。那些日子，我陆陆续续陪乡人们进城看房。在城里马路上，乡人们倾斜着身子，主动给城里人让路，他们的步子，当然没有乡里田园山野上那样稳稳地踩住。大多数乡亲们通过商议，决定还是在开发的一个小区买房，这样相互间有个照应。

乡人们搬家时，小区楼道、家里阳台上，堆满了从

乡里带来的锄头、镰刀、斧头、簸箕、撮箕、笕箕等农具，其中还有人带来了风车和石磨，这些农具几乎伴随了他们大半辈子，他们舍不得扔掉。一些乡人还说：“等哪天在城里混不下去了，这些农具说不准还有用得上的地方。”

乡人们带来的这些农具，影响了小区卫生环境，社区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“这是城市，大家要爱护公共环境啊。”终于被说服，带到城里来的农具被乡人们分送到乡里亲戚熟人家里，不过其中一些还是被藏进了自家房屋。

这些年，我时常到乡人们居住的小区闲逛，与三三两两的乡人们聊上几句，也觉得心里舒坦。有天，乡人们邀约我到他们居住楼栋的屋顶欣赏种植的蔬菜瓜果。不少乡人在屋顶花园里种了葡萄，还有南瓜、冬瓜、丝瓜、茄子、番茄、玉米、辣椒、小葱、芹菜，简直是把从前乡下的庄稼地搬到了楼顶。乡人们把这些阳台上收成的蔬菜瓜果，相互之间派送。有一天，那个嘱托我不要贪污的乡人，吭哧吭哧抱来一个滚圆的老南瓜送到我家。我凝视着这个乡人远去的佝偻身影，突然想冲上前去深深地拥抱一下他，喊他一声“老乡”。

乡人们后来告诉我，这些种在屋顶上的瓜果蔬菜，用的都是老家的土。一年之中，他们相互邀约去老家取土，重点工程竣工后，老家还留了一些地种了果树。

我吃着这些老家土里孕育出的食物，老家山水又打开了我的胸腔，浸润着我的肺腑。我发现，老家的土地，一直收纳着我的皮囊与灵魂。在秋天的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里，我想与城里的老乡亲们，坐在楼顶的菜园瓜藤中，悄然隐身到故园的那一片青葱山水中。

(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# 遇

□杨智华

一

周末陪孩子上课，回家已晚，家人都没吃饭，又不想回去再做，便在饭馆订了些餐。提在手上一大兜，快步走进小区，想着尽快回到家。路灯微亮，走到转角下台阶处，迎面上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保安。他见到我，满面笑容，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：“提那么多呀！”

“噢，是的。”我用同样的热情回应他。

因为曾多次在小区内相见，他常主动打招呼，自以为他一定熟识我。

我们擦身而过。我听到他还在继续与我说话，但我已走过好几米远，没听清楚。尽管我们的对话并无实质意义，且我也不想耽搁太多时间，但还是不想以不礼貌的方式结束我们之间这次相遇。我转过身站住，有些愧疚地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

“今天起码送了几十家了吧？”他也停住，重复了前面所说的话，依然满脸是笑。

我听清了，瞬间愣了愣，随即马上反应过来。他把我当外卖小哥了。

“噢！我给自己送的。”心里略微有些不爽，有些没好气。

“啊！哈哈哈！”保安笑声中夹带着一点尴尬，“我以为你是送外卖的，呵呵……”

我也呵呵了一下，本想调侃调侃他，转念又作罢，心想既然他能把热情与微笑无私地给予他人，包括不是服务对象的陌生人，又何必计较是否真正认识我。再说，难免自己也会有眼光不济之时。

二

仲夏的一天，我从单位去附近邮局兑换一张

金额不大的稿费单。天气酷热难耐，树木全都无精打采，我不敢耽搁，力图快去快回。

从邮局出来，疾步往回走。路上极少行人。刚走上一座人行天桥，就看见对面走来三个年轻人，到桥头岔路位置即停住了，似乎对前行路线产生了分歧或疑惑，细声讨论着踟躇不前。我走近，发现他们原来是房屋推销员，手中拿着厚厚一摞新房售卖宣传广告。从面容看，我估计是打暑假工的学生，即使不是学生，至少走出校园不久。他们见我走近，一小伙表情略带羞涩，用重庆人惯有的与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叫我：“老师，要不要了解一下……”

未等他说完，我即打断，“哦，不用了。”

天气实在太热，我没有一点耐心与兴趣停留和啰嗦，脚步未停继续快步向前走。

小伙子停住伸向我拿着广告宣传单的手，尴尬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”

另两位站在一旁，一言未发。

我走远十余米，一想几张年轻的面孔并不令人讨厌，这么热的天气下跑业务实在让人怜惜，有些后悔生冷地拒绝了他们。这怜悯一部分出于对他们冒着酷暑不辞辛劳的同情，一部分来源于自己的感同身受。我转过头看了一下他们，只见三人刚离开我们相遇的位置，似乎仍有些对路线犹豫不决，不过很快又定下了决心，沿着我来时的路走下天桥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路边的围栏挡板中。我知道那一片区主要是拆迁安置房，有小区但居住比较分散，大片区域还是工地，不论成熟度还是人气都很不足，加之正值中午，不说推销出成绩，能否遇上几个人都是未知数。我更加后悔自己之前不由分说地拒绝他们，一度想返回叫住他们，又转念一想，年轻人吃点苦也未必是坏处，遂止住了念头。

(工作单位：重庆市江北区人武部)

# 丰收节说“草把龙”

□胡雁冰

2019年9月23日，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长江三峡(梁平)庆祝活动，在梁平区成功举行。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平草把龙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仪式。

该草把龙总长203.19米，制作时间58天，全程参与制作工人共126人。草把龙共111节，其中龙头龙尾各1节，龙身109节。其材质精选梁平百里竹海寿竹、斑竹作为内圈，采用优质稻草细心编制，通过焊接将龙头、龙身、龙尾连接起来，构筑成这条蜿蜒的田间巨龙。

梁平草把龙，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，贺志灿是传承人，也是申吉纪录的主要制作人。那么，梁平草把龙是如何产生、传承的呢？笔者采访了他。

## 神龙

梁平区礼让镇，在县城西北方向十五公里。这里就是草把龙的发源地。

相传，一千多年前，梁平境内历来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可是后面几年炎热的夏季干旱无雨，田地开裂，河水断流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为了祈求水龙王降下大雨，滋润禾苗。当地百姓用稻草扎成草把龙，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，请来道士设坛祈雨。村民把猪头、水果等供品摆在案几上，燃香点烛，烧钱化纸。道士手持宝剑划，率百姓虔诚拜跪东、南、西、北水龙王。

百姓的诚意感动了上苍。突然，乌云四起，烈日隐去，一条形似草把的水龙随即腾空而起，在天上翻云吐雾。霎时风起云涌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草龙翻滚一阵之后，一头扎进了礼让川西河坝，融入滚滚龙溪河中。

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深信是上天显灵，神龙下凡。于是，祈雨队伍浩浩荡荡向着草把龙腾飞的方向寻去。当来到现在的礼让镇西山脚下，发现两个上下间距不足5米的奇怪洞口。上面洞口喷出一股凉风，下面洞口喷出清泉水，好像一条卧龙在这里呼风唤雨。

从此，“擎龙祈雨”这一具有巴渝特色的民间风俗就一代一代流传下来。

## 扎龙

草把龙的扎制有独特的讲究。它由龙头、龙身、龙尾组成，全用稻草捆扎。龙身的每一节像是一个个草把，特别是龙头和龙尾不用其他材料做骨架，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龙头、龙尾以及龙身每一节的腹部均固定一根竹棍作把手，长一般1.5米，供表演者掌握和挥动。龙的大小和长度可根据表演人的喜好和人数来确定。

通常龙头龙尾扎在一起呈“之”字形，因此玩舞起来龙头始终高高在上从不低头。龙头在整条龙的气势和灵性上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同时龙头也决定要完成动作的快慢和方向。

龙身呈圆柱形，在龙头的带领下，每一节保证动作协调连贯，线条圆润流畅，将龙头信息无折扣地传递至龙尾。龙身的节数决定龙的长短，常见的龙有9节、11节、13节、15节不等。除龙头龙尾外，每一节的直径在30厘米—50厘米，长度在40厘米—60厘米，每一节用四根等距麻绳相连，每节之间的中心间距为6市尺(龙头和第二节中心间距为7市尺)，间距之间有两个竹篾条编制的竹圈撑顶。

龙尾要求必须保证龙身动作的连贯和协调性，与龙头交相辉映，始终摇头摆尾，体现龙的灵气……

## 舞龙

草把龙的扎制是一个技术活。而草把龙的表演也不简单。其形式多样，姿态繁多。有举龙、端龙、拖龙、顺盘龙、反盘龙、龙咬尾、龙翻身、龙跳水、拜四方、破龙门、穿八字、排山倒海等等。

表演场地随意，可以在街道上边走边舞，也可在舞台和院坝表演。

在舞龙的过程中，龙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其次是龙尾和二节子。要求队员配合默契、动作协调、规范统一。每个人手持一节，掌握好步伐的整体性、灵活性。动作需软中带硬，轻盈灵活。舞步则要刚柔相济，虚实结合。充分体现龙的灵气与美感。

祈雨仪式中，草把龙时而向群众逗趣，时而盘旋腾飞，众人向龙身洒水，游龙戏水的场面热烈而欢快，整个场面声势浩大。草把龙和百姓之间，形成一种完美的互动。

祈雨仪式结束后，将草把龙设坛供奉三年。三年后由新的草把龙替换，并将原来的草把龙焚烧化为灰烬，将灰撒向龙溪河，意为龙归大海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时代变迁，草把龙祈雨的民俗也融入广大群众的娱乐活动中，成为喜庆丰收、欢度节日必不可少的民俗活动。

草把龙是一道属于乡村的风景，为乡村增添了文化韵味和精神愉悦。它如乡民们祈求平安、丰收、团圆的愿望一样质朴、纯净，让悠远绵长的乡风乡情在炎黄大地上，源远流长地蔓延开来。

(工作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政协)